

论黑格尔的中国文化观^{*}

王文洪

【提要】黑格尔对于中国文化的看法,主要集中在他的《历史哲学》和《哲学史讲演录》两书中,采用的是一种从“欧洲文化中心论”看中国的观察方式。黑格尔用世界精神、两个太阳、幼年文化、空间国家和史前哲学等范畴指出,中国所在的东方是世界历史的开端,与此相应,中国精神是“绝对精神”自我认识的直接阶段,缺乏主体和客体的分离,缺乏内在性和主观性。这种内在性和主观性的缺乏表现在中国的道德、哲学、宗教、科学和社会政治制度等各个方面。

【关键词】黑格尔 历史观 中国文化

〔中图分类号〕B50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2952(2011)03-0041-05

黑格尔(Georg Wilhelm Friedrich Hegel, 1770~1831)在其著作中论及中国历史和文化之处颇多,主要反映在他的两部名著:《哲学史讲演录》(1816)和《历史哲学》(1822~1831)中。我们在分析黑格尔的中国文化观时,不可不观照黑格尔哲学思想本身。因此,我们必须循着黑格尔对人类精神(“绝对观念”、“世界理性”、“世界精神”)发展过程的描述,对黑格尔的中国文化观作一简单介绍和评价。

一、世界精神

黑格尔是一个三段式的嗜好者,他的逻辑学分为:存在论、本质论、概念论,处于最后也即最高地位的概念论又分为主观概念、客体和理念。可见,理念是黑格尔逻辑学中的最高范畴。黑格尔的哲学体系又分为逻辑学、自然哲学和精神哲学三大部分,后两部分都是理念的外化和运用,由于精神哲学是直接研究人的,而关于人的学问又是最高的学问,所以,用黑格尔自己的哲学来审视人类历史,既是黑格尔思辨哲学体系的应用,又是黑格尔研究哲学的目的。《历史哲学》和《哲学史讲演录》都属于精神哲学,无疑,“精神”是黑格尔研究人类历史的着眼点,正如《历史哲学》的英译者约翰·西布利所说:“黑格尔关于历史哲学种种‘论点’的目的便是‘精神’的自己认识、‘精神’的完全发展,这‘精

神’的正式本性便是‘自由’”。^①突出“精神”,同时也是黑格尔的历史哲学区别于前人的一个主要标志。黑格尔的学生、《历史哲学》的整理出版者干斯博士曾简要地回顾了从维科、赫尔德、希勒格到黑格尔的历史科学的发展,他认为,维科是第一个把历史看作“理性”的产物的人,而黑格尔则是把历史表述的结构最合逻辑、体系最有思想的人。他说:“这书简直可以说是表达出来了历史的道理。”^②黑格尔本人也区分了观察历史的三种方法:原始的历史、反省的历史和哲学的历史之后,明确把自己的考察划入最高的哲学的历史之列,在“哲学的历史”的方法论指引下,“历史哲学只不过是历史的思想的考察罢了”,同时“哲学用以观察历史的唯一的‘思想’便是理性这个简单的概念;‘理性’是世界的主宰,世界历史因此是一个合理的过程。”^③

* 本文系2010年9月~12月作者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做访问学者期间的研究成果之一。

① 黑格尔:《历史哲学》,“英译者序言”,王造时译,上海书店出版社2006年版,第6页。

② 黑格尔:《历史哲学》,“干斯博士为原书第一版所作的序言”,王造时译,上海书店出版社2006年版,第11页。

③ 黑格尔:《历史哲学》,“绪论”,王造时译,上海书店出版社2006年版,第8页。

剔除唯心主义的神秘色彩，黑格尔的历史观无非是向人们宣告：人类精神（思想、理性）同时是历史研究的目的和手段。由于人类精神是世界性的，所以，在历史哲学中，黑格尔常用“世界精神”（“世界理性”）这样的字眼。在黑格尔看来，“世界精神”包含如下含义：

1. 世界这一名词包括物理的自然和心理的自然两个方面，世界精神主要指后者，当然前者由于牵涉到各种根本的自然的关系，也有注意的必要。由此，黑格尔首先提出了“历史的地理基础”说，他认为不应把“自然界估量得太高或者太低”。自然地理是“精神”表演的场地，是必要的基础。通过对世界各地分别的考察，黑格尔提出“历史的真正舞台是北温带”，这样就排除了寒带和热带地区，又排除了澳洲和南美洲，再把北美洲作为“明日的国土”也除去，从而得出“亚细亚和欧罗巴是世界历史现实的舞台”的结论。黑格尔又依次划分出三种地理状态：高地、平原和海岸，以分别对应非洲、亚洲和欧洲的三种文化；进而提出：地中海沿岸“是世界历史的中心”的断言。

2. 世界精神是一个发展演化的过程。世界精神的本性是同一的，但又是由各“民族精神”的递次过渡来实现的，各民族精神先后之高下的划分原则是自由意识的发达程度，因为人类精神具有一种真正变化的能力，达到尽善尽美的能力，这种能力是与自由意识休戚相关的，所以，自由意识的不同程度“给予我们以世界历史之自然的划分”。在黑格尔眼中，东方各国只知道一个人自由（即君主，所以是专制主义的），希腊和罗马世界只知道一部分人是自由的（贵族），日耳曼民族却知道一切人绝对是自由的，也即知道人类之为人类，应该由“精神”的自由造成它最特殊的本性。从黑格尔的“世界精神”中可以看出，中国文化尽管没有遭到排除的命运，但却处于极其低微的地位，这是一种什么样的地位呢？

二、两个太阳

“两个太阳”是黑格尔著名比喻，用以比喻世界精神的发展——世界历史的大概路线。一个是物质的太阳，一个是精神的太阳。自然界物质的太阳东升西沉，世界精神的太阳也如此，黑格尔写道：“太阳——光明——从东方升起来。光明是一种简单的对自己的关系；它虽然具有普遍性，同时却又在太阳里有一种个性。”^①这种个性表明各人对其的感受和反应是不同的。如果把太阳之光比作人类走出愚昧，创建文明，那么在这种太阳之光面前，人们却表现了不同层次的自由意识。黑格尔继续他的比喻，“试想一个盲人，忽然得到了视力，看见灿烂的曙色，渐增的光明和旭日上升时火

一般的壮丽，他的情绪又是怎么样呢？他的第一种感觉，便是在这一片光辉中，全然忘却了他自己——绝对的惊诧。但是当太阳已经升起来了，他这种惊诧便减少了；周围的事物都已经看清楚，个人便转而思索他自己内在的东西，他自己和事物之间的关系也就渐渐被发觉起来了。他便放弃了不活动的静观而去活动，等到白天将过完，人已经从自己内在的太阳里筑起了一座建筑；他在夜间想到这事的时候，他重视他内在的太阳，更过于他重视那原来外界的太阳。因为现在他和他的‘精神’之间，结起了一种‘关系’，所以也就是一种‘自由的’关系。”^②黑格尔告诫：“我们只要把上述想象的例子牢记在心，我们就会明白这是象征着历史——‘精神’在白天里的伟大工作——的路线。”^③很明显，黑格尔借用了自然界物质的太阳自东方升起，由西方沉没的象征意义，表明他所谓的世界精神的太阳也是走了这一条路线。这样，亚洲自然处于世界历史的开端。而“中国是特别东方的”，所以“历史开始于中国人和蒙古人”。

在黑格尔那里，他不必通过怀疑中国文化的古老就贬低了中国文化：既然最古老，当然也就是人类文化的开端，在开端处，就如刚从失明到获得视力的人一样，对主体和客观外界还尚未分辨清楚，对人类的精神更缺乏内省和自觉。而且中国文化始终未脱离大河流域的平原文化的特性，黄河和长江流域的平原文化使中国文化长期处于农业、土地所有权和有关的法律政制之下，尽管中国也以海为界，但观念上只把海看作是陆地的中断和界限，而不像以地中海为代表的海洋文化，把海看作联系外界的纽带，看作是能够激发人追求无限的豪情和大智大勇的诱因。黑格尔指出：“占有这些耕地的人民既然闭关自守，并没有分享海洋所赋予的文明（无论如何，在他们的文明刚在成长变化的时期内），既然他们的航海——不管这种航海发展到怎样的程度——没有影响于他们的文化，所以他们和世界历史其他部分的关系，完全只由于其他民族把它们找寻和研究出来。”^④黑格尔又一次运用他的想像力，把这种自东向西的世界精神的历史比作人的幼年、少年、青年、壮年、老年。与平常人的习惯不同，黑格尔不仅偏爱夜晚（他还说过米涅瓦的猫头鹰要到夜幕降临时才起飞的话），而且偏爱老年（这又令人想起他关于青年和老年同说一句格言，后者蕴意更为丰富的话）。

三、幼年文化

“幼年文化”是黑格尔对中国文化基本看法，下面依

①②③④黑格尔：《历史哲学》绪论，王造时译，上海书店出版社2006年版，第95、95、95、94页。

次是：中亚文化（少年）、希腊文化（青年）、罗马文化（壮年）、日耳曼世界的文化（老年）。这种划分是削足适履的并且对于中国人来说是难以接受的，但在黑格尔的理性的眼睛里，自有他的道理。黑格尔认为这种幼年文化的基本观念是：“光荣在于‘唯一的个人’一个实体，一切皆隶属于它，以致任何其他个人都没有单独的存在，并且在他的主观的自由里照不见他自己。”^① 这个“唯一的个人”，就是君权，但君权又不仅仅是指皇帝，因为皇帝还得服从古训，还得孝敬父母，所以，这个实体其实就是外在于人的自由意识的道德。^② 这种道德所体现的并不是人的理性的自由的选择，并不是出自人的精神之内的，而是通过外在的训诫和束缚来维系的。因而，体现的是尚未摆脱童蒙的精神现象。黑格尔巧妙地称之为幼年文化，因为幼年时代的人的精神，是无法独立的，是谈不上自由的，他只有依赖，正如孩童一样，只一味服从父母，没有自己的意志和识见。黑格尔直接称之为“家庭的精神”，指出：“它在这里普及于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他继续描绘：“中国纯粹建筑在这一种道德的结合上，国家的特性便是客观的‘家庭孝敬’。中国人把自己看作是属于他们家庭的，而同时又是国家的儿女。在家庭之内，他们不是人格，因为他们在那里生活的那个团结的单位，乃是血统关系和天然义务。在国家之内，他们一样缺少独立的人格；因为国家内大家长的关系最为显著。皇帝犹如严父，为政府的基础，治理国家的一切部门。”^③

很明显，黑格尔忽视了东西方民族的重大差异，没有看到东方文化也在发展，只是走着另一条路线而已，也自有其独特的贡献和价值。但是当今天我们也在反省中华民族文化的发展道路时，不能不感叹这些近代西方的哲人们的尖锐和深刻，原来近 200 年前，就有人看到了这一在今天仍然被认为是束缚中国文化的症结之所在。黑格尔指出了这种文化传统是外在于人的自由意识的问题的严重性还在于，这种外在的东西却数千年来被通过种种渠道和手段嵌入了中国民族的精神内部，这无疑造成了一种精神上的变形——背离了原该让自由意识在内部正常发达的人类精神发展的正常轨道。黑格尔还指出：这种幼年文化所带来的直接后果是“持久、稳定”。对于一种文化来说，生生不息，纵横捭阖才是好事，持久和稳定只会虚假和表面的升平世界中滞止自己。

四、空间国家

黑格尔为了适合他对人类精神历史的构想，不惜将时间和空间交错：地处东方的中国，成了世界历史时间上的起点，而悠远古老的中国历史，却成了没有时间空间的中国“可以称为仅仅属于空间的国家——成为非历史的历

史”，处于历史之外、时间之外，停滞在历史起点上。黑格尔从中国历史、历史作家、历史记载谈起，认为：历史必须从中华帝国说起，因为根据史书的记载，中国实在是最古老的国家，中国历史的过程就是文化的向南推进，以及一个国家和一个政府的创始，然后分合、合分，循环不已。中国“历史作家”的层出不穷，继续不断，实在是任何民族所比不上的。中国人存有若干古代的典籍，如《书经》、《易经》、《诗经》、《礼记》、《春秋》、《乐经》等，这些典籍便是中国历史、风俗和法律的基础。然后，黑格尔着重评述了中国“那终古无变的宪法的精神”，这就是“家庭的精神”。对此，他作了具体阐述，其中包括：人际的五常关系，父对于子的权威，生育子嗣以及作为大家长的皇帝等等。在冷峻的批评之余，黑格尔也谨慎地赞赏了中国对于君主的自小训练和各级官吏的选任制度。

接着，黑格尔谈到了中国的行政管理，他认为中国事实上没有一种宪法，因为宪法就意味着有独立的人格。所以“在中国，实际上人人是绝对平等的，所有的一切差别，都和行政连带发生”。不要误会黑格尔在肯定中国人的平等，平等前面的“绝对”两字就很有黑格尔风格，因为一般说来平等不可能是绝对的，只有在缺乏个性，缺乏自我意识的人中间，才谈得上绝对平等。果然，黑格尔又补充说：“中国人既然是一律平等，又没有任何自由，所以政府的形式必然是专制主义。”他比较了西方的自由和平等，又详述了中国专制主义的行政机构，可见，中国人的平等只是在专制统治面前人人平等罢了。

话题又转到了中国的法制。黑格尔写道，“基于家长政治的原则，臣民都被看作还处于幼稚的状态里”，这就造成“一切都是由上面来指导和监督”的习惯，造成“几乎等于一种奴隶制度”的表象，^④ 造成对人的肉体和精神任意侮辱的刑罚。在西方，法律包含有道德的本质规定，在中国，道德本身即是法律的规定，所以“中国人既没有我们所谓的法律，也没有我们所谓的道德。”黑格尔还说，中国的法律是形式发达，而内容却“反倒是压制法律的东西”。

关于中国的宗教，黑格尔首先声明：“中国的宗教，不是我们所谓的宗教”。他指出“在家族制度的情形下，

^① 黑格尔：《历史哲学》，“绪论”，王造时译，上海书店出版社 2006 年版，第 97 页。

^② 黑格尔也常常在“主观性”的自己决定，对“善”的自由判断等西方文化传统的意义上提到道德，但在讲到中国的道德时，就完全不是西方意义上的道德了。

^③ 黑格尔：《历史哲学》，“第一部 东方世界”，王造时译，上海书店出版社 2006 年版，第 114 页。

^④ 黑格尔对专制主义的普遍奴制，是黑格尔影响于马克思等后人的又一重要概念，其实质相当于东方的“专制主义”。

人类宗教上的造诣只是简单的德性和行善”，这种宗教的特点在于：与大家长的专制政体紧密相连，所以，宗教在中国简直是“国教”，与个人的独立性相去甚远。中国的宗教依赖于自然界各种对象，其中最崇高的便是物质的上天，与人事影响天然的巫术有关，所以，偶像崇拜和极深的迷信又透露出精神性的缺乏。

最后，黑格尔讨论了中国的科学。他说，每逢提到中国的科学时，我们便听到一阵鼓噪，说它们是何等地完美和古老，其实不然。他列举了中国科学中的矛盾现象：一方面是政府对科学的重视和提供，另一方面却是把科学当作一种理论研究的兴趣的匮乏；一方面是对科学的实用性的重视，另一方面却是对许多最先发明的东西“不知道怎样利用”。原因何在呢？黑格尔提出了一些发人深思的理由。也许正是由于政府管束过严，干预太多，所以，中国的科学中就缺少主观性的园地，用黑格尔的说法，叫做“这儿没有一种自由的、理想的、精神的王国”。也许正是由于过于看重科学的实用性，以致在中国经籍中不把除道德外的各种科学作为科学，而只“作为知识的枝节来裨益实际的目的”，从而造成了理论研究的落后，以致许多发明只停滞于胚胎状态，而且在总体上使一些曾经领先的学科，现在却落后得很远。

五、史前哲学

从世界历史的意义上，中国历史处于起始的地位，从世界哲学史的意义上，中国哲学连正式的地位也没有。这又是黑格尔蔑视中国文化的突出论点。黑格尔认为，哲学起始的条件有这么几个：a. 物质生活比较满足，黑格尔把哲学叫做“一种奢侈品”。b. 哲学是思想中的否定性这一活动力的结果。哲学是对原始自然生活和追求个人目的类生活阶段的否定，是对伦理和风俗的反省和理解。c. 摆脱了与一般文化生活混杂在一起的情形，人的精神指向普遍的对象，用普遍的理智概念去理解自然事物，去认识事物的原因。d. 政治自由与精神自由是互为表里的。一则“现实的政治的自由仅开始于当个人自知其作为一个独立的人，是一个有普遍性的有本质性的，也是有无限价值的时候”；再则，“所以在历史上哲学的发生，只有当自由的政治制度已经形成的时候”。^①以此来衡量中国哲学，当然只能得到黑格尔式的结论，因为，除了“a”，其余三个条件在中国都不具备。

首先是思想的否定力不够，这种否定力的增强就是合于理性的精神的进展，这种否定力的使命就是充分发展人的抽象思维能力，并逐渐向具有哲学意味的具体过渡。所以，这种否定力的标志就是对伦理化和风俗化的人类生活的扬弃。可是在中国最受重视的孔子哲学，却只是一种道

德哲学。尽管“在孔子的主要作品中（这书已经译为英文），可以看到许多正确的道德箴言”。但“里面所讲的是一种常识道德，这种常识道德我们在哪里都找得到，在每一个民族里都找得到，可能还要好些”，所以，“孔子只是一个实际的世间智者，在他那里思辨的哲学是一点也没有的”，而他的学说又“是毫无出色之点的东西”。对孔子的近乎全盘的否定，是黑格尔中国哲学史观的一大特色，而这一特色又是从他的哲学史观中直接得出的，因为道德的具体化，阻滞了从抽象到具体的思维能力的发达。

其次，抽象与具体仅仅停留在外在的结合，实际上却是从抽象到具体的辩证思维的削弱。因此，中国哲学，一面在极抽象的符号中游戏，一面却把道德、治国之术、历史等都包罗在一起。但是，“这类的具体者本身并不是哲学性的”，所以，并未达到与一般文化生活混杂的情形。黑格尔称之为“一种十分特别的完全散文式的理智”，尤其突出地表现在中国的宗教中。黑格尔比较了东西方宗教，认为最根本的区别在于，西方神圣化了个体，因而西方宗教中的神灵表现为人格的形态，而东方宗教没有个体化（人格化），因而东方的神灵只具有普遍观念的性格，即便个别化时，也仅有形式而已。东方人的宗教思维方式或曰宗教哲学正可以成为东方哲学的代名词。那为什么称之为“散文式的理智”呢？其关键在于这种理智缺乏哲学思维的最基本特征：对人自身的认识。黑格尔说过，精神的事业就是认识自己，“认识你自己”是精神本性的绝对命令。

最后，中国人的自由意识之所以迟迟停滞不前，黑格尔认为是在于精神和政治两种自由都不充分。“个体的精神认识到它自己的存在：是有普遍性的，这种普遍性就是自己与自己相关联。自我的自在性、人格性和无限性构成精神的存在。”^②这就是黑格尔的所谓“自由”，以此衡量中国人的精神，当然相距甚远，似乎仅是一种主体尚未达到人格的状态。这种状况最易于培植专制主义。黑格尔指出，在东方，只有主人与奴隶的关系，因而只有君主一个人的自由，这种专制主义又与东方的宗教、道德、法律等联在一起，长期以来，造成了一种恐惧感。黑格尔把“恐惧”看作中国法律的一个主要观念，并进一步把这一观念推广到宗教，推广到整个专制主义阶段，推广到东方的人的精神领域：“人或是在恐惧中，或是用恐惧来统治者。”所以，以“恐惧”为主要范畴的专制主义政治，其最大的恶果，就是禁闭了人的意志和思维。他还提到过其他一些中国人的民族劣根性，如缺乏荣誉感，自暴自弃，过于自大，好模仿，轻理论，等等。这些，

① 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第一卷，贺麟、王太庆译，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56~57、98页。

尽管是刺耳的，也不可避免地有不少表面性、片面性，但黑格尔联系哲学思维方式，联系政治和哲学上的自由概念，来讨论中国的民族性问题，还是富于启发性的。^①

黑格尔的逻辑是严密的，他既然表明了他赞同亚里士多德关于“首先要生活上的需要得到了满足，人们才开始有哲学思想”的名言，他也就不会彻底否认中国哲学的存在，他把老子作为中国古代哲学思维的代表，指出：“这派是以思辨作为它的特性”，《道德经》是关于理性和道德的书，“道”具有一种形而上学的意义，指道路、方向、事物的进程，一切事物存在的理性与基础。黑格尔也似乎表现了对老子哲学中对立统一，从“无”——否定的规定开始生成发展的兴趣。认为：“中国哲学似乎如毕达哥拉斯派一样，从相同的基本观念出发”，“老子却说到了某种普遍的东西，也有点像我们在西方哲学开始时那样的情形”。^②否定孔子哲学和对老子哲学发生兴趣，也使黑格尔在欧洲中国文化观的发展中具有开创性意义，对日后西方思想家们，特别是德国思想家颇有影响。当然，黑格尔对老子哲学的兴趣和肯定也仅此而已，否则就要离开他的哲学史观的逻辑了。所以，他又说：老子哲学是非官方哲学。这就使之成为中国专制政治下的一个例外，而且他还一再重申，哲学必须超出老子的思想，否则“哲学仍是停在初级的阶段”。

六、小结

黑格尔哲学以构成一切自然和社会现象的本源和基础的“绝对精神”为其理论核心，人类的历史和精神文化只是绝对精神的自我展现、自我认识过程中的一个环节，黑格尔正是从这点出发来看待中国文化的。其中国文化观的意义表现在，他用达到近代哲学峰巅的理性主义，把中国文化严格地纳入他的理论框架，成为他绝对的“世界精神”王国中的一个成员。黑格尔中国文化观的成熟和系统不仅仅体现在他利用了前所未有的大量的中国材料，更主要是他用冷峻的理性主义和严密的思辨

哲学，对这些关于中国的材料，进行了前所未有的梳理，不是作历史考证，而是用自己的方式使之重现。重现之后，人们看到的中国文化，已是黑格尔包罗万象的而又严密深奥的思想体系中的一部分，没有一个西方学者能把像中国文化这样一个庞大的文化系统纳入一个理论框架。这是一种典型的从自己看别人，即从“欧洲文化中心论”看中国的观察方式，黑格尔将此推向了至高点，至今仍影响着西方世界对中国文化的看法。

纵观以上论述，可以说黑格尔对中国文化的阐释是贬多褒少。其间既有真知又有拙见，既有理解又有误解。黑格尔对中国文化的评价，与先辈如莱布尼兹、伏尔泰等，与后人如汤因比、普里戈金等相比，形成了强烈的反差。黑格尔所处的时代背景，正是欧洲启蒙时期赞美中国的气氛消退而西方文明开始扩张、高涨时期，这时期也是中国开始作为西方文明的反衬而被丑化时期，由于黑格尔具有浓厚的“欧洲中心论”色彩和狂妄的日耳曼大民族主义，再加上他对中国历史文化的了解很多是通过别人的陈述，所以他对中国文明的想法充满武断和偏见。尽管如此，必须承认，黑格尔从自己的哲学体系出发，对中国传统历史文化的很多看法是切中要害、比较深刻的，他所指出的某些深层次的文化缺陷至今还在阻碍中国的进步，他的观点仍值得我们深思。

本文作者：浙江省舟山市委党校副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2010年访问学者
责任编辑：周勤勤

① 在《历史哲学》“东方世界·中国”篇的结尾处，黑格尔谈到了他探究中国人的民族性的意图，并表明了他的这一方法论。

② 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第1卷，贺麟、王太庆译，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127~128页。

On Hegel's View of Chinese Culture

Wang Wenhong

Abstract: Hegel's view of Chinese culture, mainly reflected in his two works of *History of Philosophy* and *History of Philosophy Lectures*, is his way to examine China by taking Europe as culture center. By the terms of the world spirit, two kinds of sun, young culture, spatial nation, and prehistoric philosophy, Hegel pointed out that history of the world begun with oriental areas in which China lies. Correspondingly, Chinese spirit is in the direct stage of self-awareness of "absolute spirit", which is short of separation of subject and object, and short of internality and subjectivity, which embodied in such aspects as Chinese ethics, philosophy, religion, science, social and political systems and so on.

Key words: Hegel; history; Chinese culture